

“余欲无言”忆赵师

吴宗济

我自一九三五年从赵元任先生不到三年，赵师即赴美讲学，从此睽别三十余年。从师之间虽短，但除与侪辈共沐春风外，而在人生方面，因师生双方又有通家之谊，印象更深，值得记述一二，以充弦外之音。

赵师之对我影响，除道德文章之外，不禁令我想起幼年所读的《论语》中，有两处记载孔老夫子对学生的评说，虽各只有四个字，而饶有情趣，颇异于全书中孔子所说关于“修齐治平”的

大道理。其一是“余欲无言”；其二是“吾与点也”。我对这两句的感受，都在赵师门下之生活中得到印证。

兹先简介此二语的出处。

一、《论语：阳货》原文：“子曰：‘予欲无言’。子路曰：‘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’子曰：‘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’”

二、《论语：先进》原文摘要：子路、曾皙（名“点”）冉有、公西华侍坐，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，子路夸口他如治大国就能达到多大的功绩，“夫子哂之”。冉有和公西华也各谈了各自做官的愿望，独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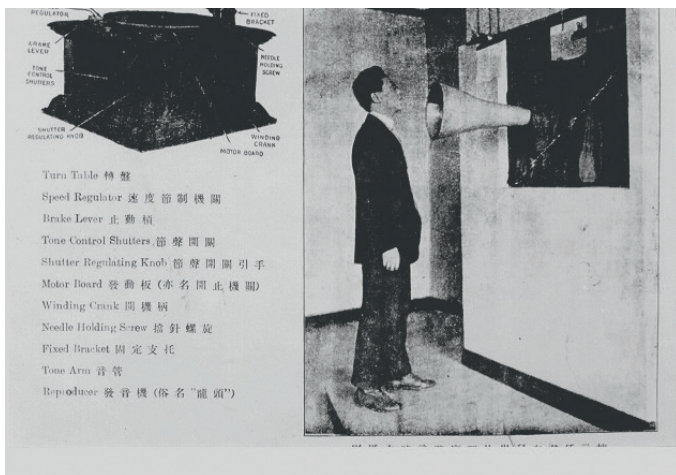
吴宗济(1909-2010)，曾是赵元任的弟子，语言学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，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音研究室主任。

皙待夫子问了他，才说他的想法与众不同。孔子说：“何伤乎，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曾皙于是说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；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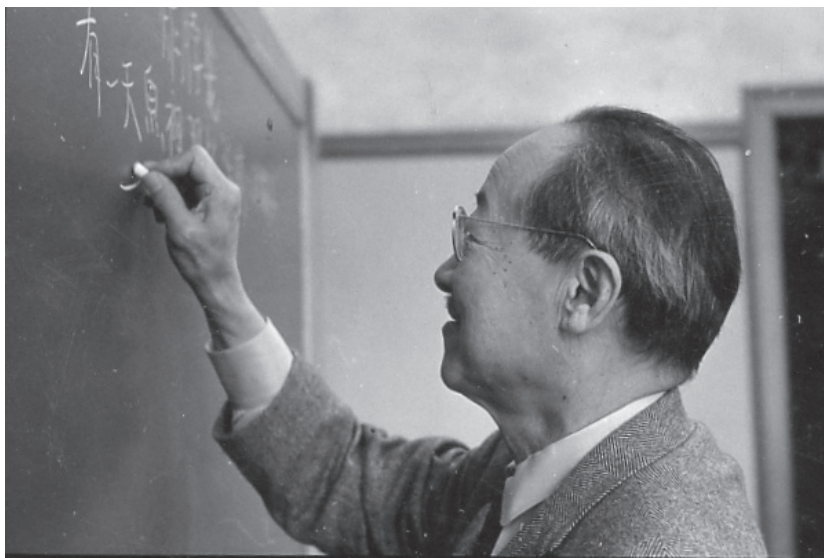
曾皙这几句只谈谈春游，而不及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，在这次言志中，孔子对子路等三人所谈治国的大道理并没有表态，有



赵元任在准备录音铝盘。(约1935年)



赵元任数次到纽约哥伦比亚唱片公司，录制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(1921年)。



赵元任讲他的译著《走到镜子里》（1950年代）。

的还被轻视（“晒之”）；而独赞同曾皙所谈的生活乐趣（“与，点”），这在全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对弟子们不讲“修齐治平”的大道理，而只谈自然生活、甚至予以赞许，这恐怕是全书中唯一的、特殊的一段记载，说明孔子有时也会流露出如此率真的感情。

现在回到本题。这两种感受基本可以实现在我和赵师的关系上。赵师对其他学生的关系，因我们相处时日不多，不太清楚；但对我来说，他在我到所之前，所有的语音实验仪器都是由他自己操作的。丁声树比我早来一年，是专研传统音韵学，不会动用仪器。我因在大学先读工程，对理化仪器比较熟悉。我到职后，语音实验室的仪器就都交给我摆弄了。（不过这样一来，对《传统语音学》就较少研究了。）当时

的语音实验设备，虽还简单，但已进口了欧美的分析语音的新产品。那时句子里的语词还要一个一个地提出单字来分析量算。分析一个辅音或元音，往往要花上一小时。这样的工作，我们都经历过了，普通话全部的语音频谱，也都由好几个人用了不少时日，才完成了量测而出版了。这在当时的语言学界还是领先的。

我在操作仪器时，赵师一任我自己去搞。就是新进口的仪器，也让我去开箱验收，因为凡是进口的仪器，都有说明书交代清楚的，不用再作指示。如果我的实验做对了，他虽不说什么，我会看出他是满意的。（多年后我整理赵师的存档时，发现一份罗师与赵师往来的信，那是我到所不久，罗师问起吴生的工作怎样，师回信说很满意。赵师发的信每

件都是留底的。）这些都很能用上述的孔子的两句话来对照。

一、关于“予欲无言”。赵师一任我自己操作仪器，已如上述。甚至遇到本该追究的事，他也宽大而不立即表态。有一事令我记忆犹深。这是有一次从国外进口一套最新产品的“语音频谱分析仪”，外汇价不低，是当时我国进口唯一的一套。此机照例由我开箱验收。我急于试机，就插上了电门，糟了！美国电器的电压从来都是110伏，而我国的市电都是220伏。我本该懂得而没有注意，一插上电源，机器就烧了。这一下子，全屋的同事们脸都吓黄了！这还了得！赔也赔不起呀！不想赵师一点也没动声色。我当时虽也吓着了，但懂得是什么缘故，就打开机背换上一根保险丝，马上就好了。因为这是常识。进口电器的电压与市电的不同，凡是在家庭中只要是常用电器的话，总会遇到这问题。所以赵师并不过问。这是赵师的“余欲无言”之一例。

二、关于“吾与点也”，也可举一例。在南京的夏天有一个中午，我们几个徒弟都蒙师母赏饭（这是杨步伟师娘最爱干的）。饭后大家在庭院的树荫底下乘凉。赵师让我们看看地上的树影，问有何特点？原来地上有许多日光的投影都是半圆形，而不是正圆



赵元任



找江西当地人发音，赵元任注音（1935年5月）。

形。师兄弟都没说出什么道理。我朝天一看，当时明白了，就回答说：“原来今天是日偏食。树叶很密，露缝很小，就都起了‘针孔效应’，所以日光在地上的投影都成了半圆形，而且方向和天上半个太阳的方向是相反的。这正合乎针孔原理，也就等于照相机的镜头了。”这时赵师略点了点头……这也许可说是“无言”式的“吾与点也”。

从上述的一段资料，使我想起当年的另一次经历。那是一九三七年南京沦陷的前夕，我家已是家毁人存。那时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个组的大部都已到昆明，赵师一家和同仁们都是乘火车经湘桂、滇越铁路走的，而我一家四口买不起火车票，只好走公路，用了两个月，历尽艰危，于年底到昆明归了队。次年的阳春三月，工作和生活初定。有一天赵师租了船，邀同仁

和我们全家同游小西门外滇池的大观楼和对岸西山的太华寺。从昆明的码头到西山的水路单程就要三四个小时。太华寺建筑雄伟，头山门在山脚，往上还有几道山门，中殿在半山腰，大殿离山顶已很近，爬上去够费力的。赵师和同仁等已到中殿，我家人也已上去，但我和大师妹如兰还在二山门。门内两旁很高的台座上有四大天王塑像，狰狞可怖。但她竟出主意要借他们的法宝玩玩，她踩我的背上了台座，取下“南方增长天王”的宝剑，又给我取了“东方持国天王”的琵琶。于是我两人在山门外，一舞宝剑，一弹琵琶。正在得意，上面老师喊了，要我们把法器还原。于是她又爬上台座把宝器还到天王手里。我两人到了山上，老师并未责备。我到了大殿，纵目山下的八百里滇池，真是气势非常。我们吃了野餐就下山了。大家都困

得东倒西歪，我也快睁不开眼了，但在“归棹”打着船舷的美妙节拍声中，我朦胧中还默默编些曲调来“伴奏”，此时已是物我双忘，但忽然想到了曾皙言志的那几句话：“暮春三月”“冠者”“童子”……“咏而归”……今古多么相似。

谁知后来赵师给我看一张照片，原来当时竟然把半山腰里的我和师妹两个淘气鬼都拍下了。

老师抓拍弟子的这种行径，按常识来说，理由可能有二：一般是对破坏文物的取证；也可能是对年轻人的淘气感觉有趣。如果按当时的情景，赵师之对我们，不但不加责备，竟是欣赏了。

以上所记的虽都是我们在师庭的生活琐事，也许更能反映赵师对我们融润无间的春风化雨，就作为《序》的别体吧。

（本文是吴宗济为《赵元任传》所写的序，略有编辑；题目亦为编者所加。）